

俄罗斯优秀作家随笔丛书

在山口

亚·沃隆斯基 ● 著
刁绍华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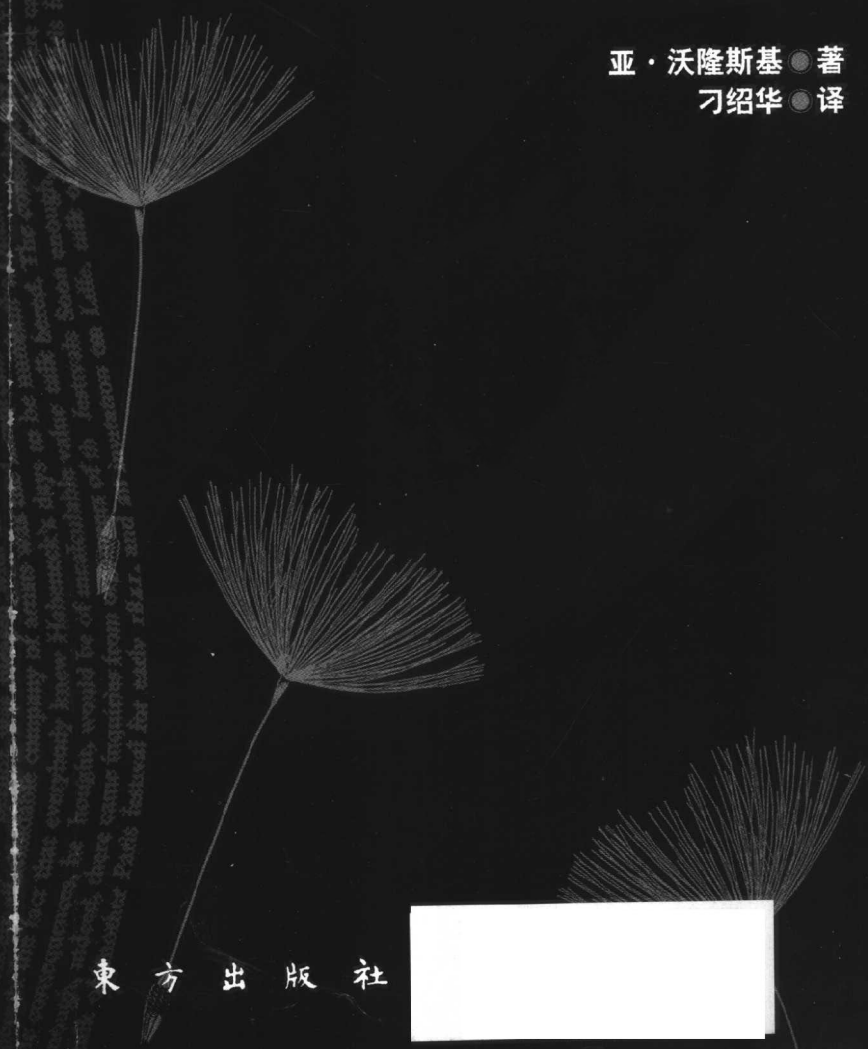
东方出版社

俄罗斯优秀作家随笔丛书

在山口

亚·沃隆斯基 ● 著
刁绍华 ● 译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瑞豪

装帧设计:李颖明

责任校对:梁 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山口/(俄)亚·沃隆斯基著 刁绍华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10

俄罗斯优秀作家随笔丛书

ISBN 7-5060-1340-1

I. 在…

II. ①沃… ②刁…

III. 随笔-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64

在 山 口

ZAI SHAN KOU

(俄)亚·沃隆斯基 著

刁绍华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13.5

字数:268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5060-1340-1/Z·137 定价:22.30 元

译 者 序

亚·沃隆斯基是早期苏联文坛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虽然文学活动时间短暂,而且命运坎坷,含冤而死,身后长期被埋没,但他对苏联文学发展的贡献却是客观事实,终究被历史所承认。

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沃隆斯基(1884—1943)生在东正教神甫家庭,就读于坦波夫神学校,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组织。1905年因“政治不可靠”而被学校开除,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积极从事地下工作。1906年被沙皇政府逮捕,在监狱中关押一年。一年半以后,第二次被捕,被发配到沃洛戈达省的雅连斯克,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流放生活。1912年,沃隆斯基作为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参加布拉格党代表会议,党内化名为“瓦连京”。会后,作为党中央的代表被派遣回国,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但不久第三次被捕,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凯米城。十月革命期间,沃隆斯基在敖德萨参加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此后从事行政和党务工作,历任全俄中央执委会委员、党的省委主席、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州委副书记(伏龙芝任书记)兼《工人地区》报主编等职。1921年1月调到莫斯科,被任命

为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同年2月,沃隆斯基提议创办一个大型文艺刊物,得到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高尔基的支持,并担任杂志主编。在列宁的直接参与下,《红色处女地》于同年6月创刊。(详见本书《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会见和谈话》一文)

沃隆斯基在苏联文学史上的地位与《红色处女地》紧密联系在一起。1922年4月21日,他把杂志第2期寄给列宁,同时附上一封信,写道:“我定下一个目标,要使一批青年小说家——我们的或者靠近我们的——脱颖而出。这样一批青年是存在的。我取得了某些成果……我坚信,再过一两年,这批嫩苗就会茁壮起来并且将取代契里科夫之流和其他一些先生,出色地占据这个位置。我组织青年反对‘老家伙’。这是需要的: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小说在近期内将要起非常大的作用——这样的时代。来自底层的天才——应该启动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他们。”^① 培养新一代作家,为苏维埃文学未来的发展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是沃隆斯基从事文学活动的目标,也是《红色处女地》杂志的路线和宗旨。1922年7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名为作家和诗人独立协会筹备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任命中央委员雅·雅科甫列夫为委员会主席,亚·沃隆斯基等人为委员。该委员会建议以《红色处女地》为依托,成立一个作家团体。党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项建议,于是在该杂志下属成立了“圆圈”作家合作出版社,沃隆斯基

^① 见《新世界》1964年第12期。

任社长。《红色处女地》杂志和“圆圈”出版社在亚·沃隆斯基的领导下形成了广泛团结优秀的年轻力量的阵地,发表了许多重要作品,培养了一大批日后成为苏联文学中坚力量的青年作家。事过半个世纪以后,尼·吉洪诺夫回忆沃隆斯基当年为培养青年作家所做的工作时写道:“按时间来说,第一家苏维埃出版社‘圆圈’由当年颇受欢迎的文学家和批评家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沃隆斯基领导。他异常关心青年作者。有一天,沃隆斯基跟一个很稳重的年轻人谈话,把他送走以后对我说:‘您认识这是谁吗?’我说不认识。他说:‘这是一位有远大前途的作家。他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名叫《獾》,这是一部绝妙的作品,您应该结识他。”^① 这位青年作家就是后来因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而成为列宁奖金第一位得主(1957年)的列昂尼德·列昂诺夫。当然,直接受益于沃隆斯基的青年作家绝不止列昂诺夫一人。

1922年12月7日,一批青年布尔什维克党员宣布成立“十月”文学集团,其领导人是评论家Г. 列列维奇、谢·罗道夫和伊·瓦尔京。这个集团还有一个名字——“岗位”派,来源于他们的第一个杂志《在岗位上》(1923—1925)。“十月”在文学中推行极端教条主义的、惟我独尊的关门主义政策,力争扮演真正共产主义思想的惟一捍卫者的角色,因此竭力排斥和残酷打击“同路人”作家。“同路人”这个提法由阿·卢纳察尔斯基首创(1921年),特指那些拥护革命或积极支持革命思想的

① 《新世界》1979年第5期。

非共产党员作家。典型的“同路人”被认为有鲍·皮利尼亚克、米·普里什文、伊·巴别尔、伊·爱伦堡、阿·托尔斯泰、列·列昂诺夫等人；后来还包括“谢拉皮翁兄弟”（如尼·吉洪诺夫、康·费定、符·伊万诺夫、米·左琴科）、意象派（如谢·叶赛宁）等。“岗位”派大大扩展了“同路人”概念的内涵，甚至把不赞成“十月”集团的极“左”政策的党员作家，乃至符·马雅可夫斯基和马·高尔基都划到“同路人”的行列，称他们为革命的“诽谤者”和“诋毁者”。《在岗位上》创刊号刊登了Б.沃林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题为《诽谤者们：爱伦堡、尼基京、勃里克》。这期杂志还发表了谢·罗道夫大肆攻击列夫派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Л.索斯诺夫斯基诋毁高尔基的文章《从前“主要的鹰”，如今“核心的蛇”》等等。《在岗位上》把“揭露”“同路人”及其“包庇者”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杂志的编辑部文章宣称：“我们将与各种各样的玛尼洛夫斗争，他们竭力用‘同路人’的文学创作歪曲和诋毁革命的路线，建造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美学桥梁。”

“岗位”派对“同路人”的敌视态度引起沃隆斯基强烈不满。他懂得，这些人都是当时最重要的有才华的文学家，因此，他大力支持“同路人”，吸引他们与《红色处女地》杂志合作。沃隆斯基为维护“同路人”而写了一系列文章与“岗位”派展开论战。1923年10月，在《红色处女地》第5期发表长篇论文《认识生活的艺术与当代》（副标题《我们的文学分歧》），从理论上批驳了“岗位”派的主要错误：对文学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对“同路人”的宗派主义政策和庸俗社会学的文艺观点

等等。他谴责“岗位”派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主张逐步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苏联文学中来,在当时的文坛上实际上成了起主导作用的评论家之一。1923 年底,沃隆斯基在《红色处女地》第 6 期发表《在山口》一文,阐述了如何从“贫乏的”当代文学过渡到丰富的共产主义时代的文学。就在这个时候,一批青年作家(如阿·威肖雷)因不满“青年近卫军”和“十月”集团顽固的极“左”路线而退出这两个团体,团结在《红色处女地》杂志周围,发起成立一个文学团体,在沃隆斯基的文章影响下命名为“山口”(旧译“山隘”或“山路”)。“山口”派要求作家现实主义地反映“直接的印象”以及保持“真诚”。他们承认传统,同时也拥护联共(布)中央 1925 年的决议,即坚持各种不同的文学集团并存的原则。亚·沃隆斯基的理论观点为建立“山口”派集团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他在形式上从来都不属于这个集团,实际上则是“山口”派的思想领袖。“山口”文学团体在其鼎盛时期成员达到 50 余人。1932 年 4 月 23 日联共(布)《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定发表后,“山口”派宣布解散。但不幸的是,尼·扎鲁金(1924 至 1932 年任“山口”的主席)、伊·卡达耶夫、阿·威肖雷等“山口”派重要作家在 1937 年以后都成了“大清洗”的受害者。

亚·沃隆斯基在文艺理论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特殊的创新,主要是重申了普列汉诺夫的基本文艺观点,认为艺术是认识生活的特殊手段,用形象进行思维,因此特别强调直觉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他又企图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弥补自己的基本论断的某些漏洞。他站在这种立场

上,坚决反对“岗位”派对古典文学遗产的否定态度,主张继承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要求艺术家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新现实主义”。批评家在论安得列·别雷的文章中指出:“新现实主义应该以坚实的材料为我们再现完全不受我们制约的世界,与此同时它应该学会卓有成效地运用印象派、现代派和象征派大肆渲染的写作风格。”沃隆斯基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认识,“同路人”作家虽然情况比较复杂,各有其缺点和错误,但他们基本上能够提供对生活的真实描写,所以应该广泛团结他们,坚决反对“岗位”派对“同路人”的攻击。但是,沃隆斯基的文艺观点是矛盾的,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虽然反对庸俗社会学,但他自己也没有完全摆脱庸俗社会学的束缚。他反对形而上学,但在反对“岗位”派的斗争中也曾经表现出片面性。沃隆斯基把无产阶级文化视为共产主义文化,因此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从资本主义往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文化。他在1923年写道:“现在没有无产阶级艺术,而且也不可能有,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掌握旧的文化和旧的艺术。”这种观点接近于托洛茨基的取消论,因此给“岗位”派留下了把柄。“岗位”派认为沃隆斯基否定艺术的阶级性质,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绝对权威,因此把他看成是“阶级敌人”。“岗位”派批评家们创造了“沃隆斯基主义”一词作为谩骂用语,格·戈里巴乔夫写道:“‘沃隆斯基主义’的意思是:排斥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的领导权,否认一个为影响读者与作家而战斗的联合的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的重要性,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创造能力,过高估计

文学中‘专家’的作用,并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可以应用于艺术技巧问题。换言之,文学中的‘沃隆斯基主义’是托洛茨基主义一般‘方法’与‘理论’的一种典型表现。”^①

“十月”派于 1925 年末解体,但它的主要活动家们仍在“拉普”的范围内继续推行极“左”路线,指控沃隆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沃隆斯基终于在 1927 年被撤消《红色处女地》主编的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可能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时,他被剥夺了撰写文学评论文章的权利,但仍然有可能发表其他文艺作品。他把以前一些最重要的文学批评论著先后编成《观看世界的艺术》(1928)和《文学剪影》(两卷,1928—1929)出版。与此同时,沃隆斯基转而写作自传体小说《活水和死水的彼岸》(1928—1929),描写了他在十月革命前的地下工作和流放生活。1930 年,他获准返回莫斯科,在国家出版社中得到古典文学编辑之职,业余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1933 年发表自传小说《神学校》(1933),描写了他的学生时代和地下革命活动。据 Г. 格林卡记载,沃隆斯基于 1935 年初再次被逮捕;据《苏联百科全书》说,他于 1937 年被不公正地镇压,1956 年以后恢复名誉。但不久前查明,沃隆斯基于 1943 年 10 月 13 日死在监狱中。他的研究专著《尼·果戈理》在生前没有发表,手稿于 1935 年被没收,其中一小部分节录在 1964 年发表。

^① 格·戈里巴乔夫:《致〈星〉的公开信》,《星》1925 年第 1 期,转引自《“拉普”资料汇编》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345 页。

本书选译了沃隆斯基的十一篇文章：六篇文艺理论文章、四篇作家论和一篇回忆录。《在山口》和《认识生活的艺术与当代》上面已经提到。沃隆斯基作为苏联早期的文学批评家，为了探讨文艺创作的心理学和艺术方法，付出了很大劳动。他在《观看世界的艺术》（1927年）中写道：“我们关于‘同路人’、关于无产阶级在文学界的团结、关于文化革命、关于个别共产党员的专横跋扈和倾向性进行了许多争论，可是这些争论都非常抽象，于是关于艺术创作的方法、心理，关于加工素材的新方式以及对它的态度等问题几乎完全没有澄清。”这篇文章以及与其相关的《论作家的艺术》（首次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1925年第6期，题为《论艺术》，后收进论文集《作家应该如何写作和写什么》时改为现名）、《弗洛伊德主义与艺术》（1925年，后收进论文集《文学札记》）和《艺术创作札记》（1927年）证明批评家注意的中心是文学的艺术性和创作的心理。这里有些观点今天看来显然是不正确的，但作者与只喊政治口号的“拉普”派针锋相对，努力探讨文学的艺术特点，洞悉艺术创作的复杂过程，不能不说他是很有胆识的。这些纯理论文章也都带有鲜明的论战性质，反映了当年苏联文坛上激烈的斗争。沃隆斯基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写了将近30篇“文学剪影”，后来编成《文学剪影》两卷。这里评论的皆为他的同时代人，不仅有马·高尔基、阿·托尔斯泰、杰米扬·别德内伊、符·马雅可夫斯基等老一辈作家，而且也有符·伊万诺夫、亚·法捷耶夫等后起之秀，甚至还包括克努特·哈姆生、马赛·普鲁斯特等外国作家，其中有作家专论，也有作家群像（如“锻冶场”派

诗人、“山口”派作家群等)。沃隆斯基的“文学剪影”在 20 年代曾经风靡一时,深得广大读者好评,甚至连他的论敌也不得不佩服。譬如德·富尔曼诺夫在其《文学札记》里对扎米亚京、符·伊万诺夫、叶赛宁、巴别尔、皮利尼亚克、吉洪诺夫等作家的评论曾经长期被苏联批评界奉为金科玉律,其实这些观点都是这位《恰巴耶夫》的作者从沃隆斯基那里抄袭并拿来冒充自己的独到见解。我们挑选了四位我国读者不太熟悉的,但在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作家,意在让我国读者通过沃隆斯基的评论了解当年苏联文学批评界就他们的创作所发表的一派见解。《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一文首次在《红色处女地》1922 年第 4 期发表,后收入《文学剪影》上卷时做了增补。《叶甫盖尼·扎米亚京》首次在《红色处女地》杂志 1922 年第 6 期发表。《伊·巴别尔》首次在《红色处女地》杂志 1924 年第 5 期发表,《探照灯》杂志 1927 年第 13 期转载。《安得列·别雷》1928 年发表在《文学剪影》上卷。当然这些文章也有许多缺点,甚至带有极“左”思潮的痕迹。例如:“扎米亚京正处在一条非常危险的和不光彩的道路上。”“艺术家别雷开始的地方,就是神秘主义的象征派终结之处”,等等。沃隆斯基与马·高尔基关系密切,结下深厚友谊。高尔基逝世时,他被关押在监狱中,不可能发表悼念文章。1936 年 12 月,也就是高尔基逝世以后不到半年,沃隆斯基写了《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会见和谈话》,但这篇回忆录事过 30 年以后才在《新世界》杂志 1966 年第 6 期摘要发表。

沃隆斯基的文学评论文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能让我

们从一个横剖面看清 20 年代苏联文学界复杂的斗争,其中某些见解和细腻的分析今天也还给人以启发。译者介绍上述背景材料,供读者阅读本书时参考。

译 者

1999 年 5 月 哈尔滨

目 录

译者序	(1)
-----------	-----

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会见和谈话	(1)
-----------------------	-----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	(40)
-----------------	------

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84)
-----------------	------

伊·巴别尔	(118)
-------------	-------

安得列·别雷	(148)
--------------	-------

认识生活的艺术与当代	(191)
------------------	-------

在山口	(246)
-----------	-------

论作家的艺术	(264)
--------------	-------

弗洛伊德主义与艺术	(292)
-----------------	-------

艺术创作札记	(326)
--------------	-------

观看世界的艺术	(366)
---------------	-------

十月革命十周年与苏联文学	(405)
--------------------	-------

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会见和谈话

一

我第一次见到高尔基是在1906年初。当时我非法地住在赫尔辛福斯，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中工作，正在策划斯威阿堡要塞驻军举行武装起义。这个组织由炮兵士兵和一些年轻的（有的非常年轻）宣传鼓动员组成。参加这个组织的还有一些军官。他们中间的叶梅利扬诺夫和科汉斯基领导了这次起义，起义遭到镇压以后，他们被沙皇政府枪杀。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其左翼，特别是库克船长领导的工人赤卫队，给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我们俄国地下工作人员，从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和赤卫队员那里得知高尔基抵达赫尔辛福斯的消息，都盼望着他的到来，并且接到了参加晚会的邀请，他应该在这次晚会上发表演讲。

高尔基乘坐的火车到达之前，车站和广场已经挤满了工人和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这庞大的人群里也可以看到不少穿灰色军大衣的人，尽管士兵参加欢迎集会可能遭到相应的惩罚。欢迎高尔基的集会变成了反对沙皇制度的大规模示威。欢迎高尔基，不仅把他当成一位杰出的作家，而且也把他

当成反对沙皇专制的战士，芬兰人民把自己的民族解放与推翻沙皇专制联系在一起。更无须谈论我们这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怀着什么样的感情迎接高尔基。俄国作家中，就其对我们影响的力量来说，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比。他憎恨各种形式的市侩习气和生活中的卑劣行为，表现出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以此感染了我们。他为我们广泛地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广阔的和色彩绚丽的底层世界，描绘了城市郊区、夜店、地下室、海滨、草原的生活，塑造了热爱自由和喜欢冷嘲热讽的流浪汉、抗议者、胆大妄为者、新的真理探求者的形象。他唤醒了我们对这种“底层”人物，他们的内心生活、愿望要求及其被万恶的压迫所抑制的创造力的热烈向往。

高尔基与斯基塔列茨和玛·费·安得列耶娃一起来到赫尔辛福斯。他刚一走出车厢，便被兴奋的人群给包围起来。他和旅伴很艰难地向雪橇走去。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树木披上了银装。人们转瞬之间从雪橇上把马卸下来，在马路上欢快地拖着雪橇，上面坐着高尔基、斯基塔列茨和安得列耶娃。赤卫队维持秩序。唱起了《华沙工人歌》以及其他一些俄国的和芬兰的革命歌曲，歌声、欢迎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人们把帽子抛向高处。红旗飘动。人群挤得水泄不通，雪橇不得不再停下。新的参加者加入进来，人群不断扩大。高尔基端坐在雪橇上，没有戴帽子，神态非常窘迫，想要说什么，甚至好像是在开玩笑，左右转动着头，似乎在说：我们陷入这种境地了，——不断向人们点头致意。也许没有哪个俄国作家生前

能够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

晚上，消防协会之家的大厅里挤满了人，高尔基朗诵了自己的《同志》，斯基塔列茨和安得列耶娃都朗诵了诗。芬兰人的讲话不长，但真挚而热情。后来在饭店举行晚宴，参加者有一百到一百二十人，菜肴丰盛，有各种酒和水果，频频举杯，谈话热烈。芬兰工人赤卫队员们与俄国革命者们混杂地坐在一起。库克船长说，芬兰人想要像拉斯科尔尼科夫跪倒在索妮娅·玛尔美拉托娃面前那样，跪倒在俄国人民的深重苦难面前。我们答谢了库克船长，高尔基也致了答词。他的答谢话语不多：从一开始他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勉强说了几句，他的眼里就涌出了泪水，他用拳头擦拭，然后急急忙忙地结束了“讲话”，走到每个参加者面前，一一跟他们握手。他显得真挚而亲切。

唱歌。高尔基在钢琴的伴奏下唱起了《船夫曲》。俄国人和芬兰人也都不约而同地随着他唱起来。高尔基突然激动起来，全神贯注地指挥，感情充沛而热烈。他身材高大，站在我们中间，差不多高出我们一个头，挥动着双手，好像是准备飞起来。他的眼睛起初让我觉得好像是没有神采，实际上却闪烁着光辉，洋溢着生命力。他俯视着我们，仿佛在他面前展现出迷人的遥远未来。就连他那惯有的驼背也消失了。看得出来，他轻而易举地解脱了日常的情绪，任凭强烈的感情自由地爆发出来。由于头部激烈地摇晃，浓密的头发分成两缕耷拉到前额上，他偶尔用快速的习惯性动作把头发拢向后面。他生着宽大的“鸭嘴”鼻子，脸形外观并不很美，但此时此刻却由